

清流

丁巳年
朱德群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潘 天 寿

人民美术出版社
锦绣文化企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潘天寿/潘天寿绘；人民美术出版社编. -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ISBN 7-102-01660-3

I . 中… II . ①潘… ②人… III .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近代 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4378 号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潘天寿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责任编辑 王裕安

穆美华

总体设计 李文昭

版式设计 云昊

摄影 郭青

印刷装订 广东东莞新扬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1996 年 6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印张：27

ISBN 7-102-01660-3/J.14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潘天寿 (1897—1971)

关于潘天寿及中国现代绘画的评价

代 序

万 青 力

无论谁来写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都不可能不以一定的篇幅讨论潘天寿（一八九七至一九七一年）。然而，从已经出版的有关现代中国绘画史的中、外文著述来看，却由于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正影响着对潘天寿的公正评价。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反映在对现代中国绘画史的基本估价方面，主要地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认为现代中国绘画史，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中国画家作出不同反应的历史。接受西方文化的，则是现代的、“开拓型”的；反之，则是传统的、“延续型”的。齐白石（一八六三至一九五七年）、黄宾虹（一八六四至一九五五年）、潘天寿都被划为传统的“延续型”的画家。从这种观念出发，现代中国绘画史，被描绘成对西方文化作出被动反应的历史，成了西方文化“世界性统一趋势”中的附庸历史。

（二）主张现代中国绘画的发展，要以西方艺术为“参照系”：二十世纪西方艺术是“现代”的，而同时期中国本土的艺术则仍是属于“传统”的范畴。“传统绘画无可怀疑地属于旧的文化体系，它不可能适应时代精神的要求。像思想界、理论界和文学界一样，绘画领域的革命则被理解为以西方的‘先进’艺术来改造传统艺术，新的审美品评是以国外的艺术标准来规定的。”^①由此，潘天寿被判定为“是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②

（三）认为中国绘画史的“晚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并没有什么发展。“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这是康有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年）最早提出的历史判断，曾经为许多人所接受、发挥，至今仍然是某些中、外艺术史家考察中国绘画史的出发点。康有为甚至认为“盖中国画学之衰，至今为极矣，则不能不追源作俑以归罪‘元四家’也。”^③

上述这些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绘画史、绘画评论界的基本思路。

如何评价潘天寿，决不仅仅是涉及到对一个画家采取什么衡量标准的问题，而是关乎到以什么历史观看待中国绘画在近代的发展问题。

我以为，评价潘天寿，如同评价整个中国近代绘画的发展一样，不能违背如下三个原则：

一、必须以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内部的（而不是外来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绘画史，衡量中国画家。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没有受西方影响而独立发展了中国绘画的画家，而且也适用于那些引进西方绘画——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融合中西”，到完全追随二十世纪西方现代艺术的人。如果以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标准衡量中国历史，不仅对没有受西方影响而发展了中国绘画的画家，如齐白石、黄宾虹以及主张东、西绘画应该拉开距离，有意识强化中国绘画的民族特徵，提升中国绘画精神境界的潘天寿，是不公平的；而且对引进西方艺术的几代人，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以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标准看待引进西方绘画或追随西方现代艺术的人，则根本谈不上什

么“开拓”的意义，更没有一个人可称得起所谓“前卫”艺术家，他们只能被永远看作是追逐西方的影子或赶末班车坐三等车厢的人。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由于西方艺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介入，已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这种局面，必然地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带来新的转机。然而，由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及“传统社会——现代化”等错误观念的影响，中国长期形成并仍在发展着的民族绘画，半个世纪以来，被许多人划入“旧的文化体系”或“封建传统”而列为“革命的对象”。这种做法，不仅无视中国社会从十七世纪以来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滋长所引发的文化变革，以及中国绘画相应之下正在发生着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事实，而且也违背了多元局面下平等竞争的精神。必须指出，引进西方艺术，改良、融合，以至照搬，都不能作为发展中国绘画的唯一取向。在中国本土的、民族的绘画屡受攻讦、改造、摧残，甚至被置于死地的恶运中，潘天寿以他崇高的人格、坚定的信念毕生奉献于民族绘画的发展，并以他的艺术创作和理论建树，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本土艺术的生命力。潘天寿从来没有反对或拒绝西方艺术的引进，他早在一九二八年的《中国绘画史略》和一九三六年的《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中，就充分肯定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结合所产生的历史成果。潘天寿在他的画论著述中，对中、西绘画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他对发展中国绘画的明确主张。他的这些主张，是建立在对东、西各自绘画传统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潘天寿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必须以振作民族精神为前提；东、西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如两大高峰，互取所长，要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而不是减去自己的高阔，将两峰拉平，失去了各自的独特风格。他说“中国绘画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画的自我取消。”^④ 潘天寿这些说理性的文字，是在中国绘画经历了“不能反映现实”、“必然淘汰”的威胁，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取消的折腾之后写下的。不了解“五四”运动以后，“全方位的外来化”思潮，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滋长的欧洲“社会革命”思潮是如何误导了中国本世纪文化艺术的取向，就不能充分理解潘天寿发展民族绘画主张的历史意义。“文革”期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更荒谬的斗争形式走到极端，但是潘天寿至死没有屈服。他在去世之前的重病之中，曾愤懑地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难道对今后的中国就毫无用处吗？传统愈悠久，罪孽愈深重，倒不如没有祖宗的好。”^⑤ 潘天寿之后，无论是在祖国大陆、台湾、海外，寄托于民族绘画为生命的人，包括年轻的一代，依然在默默耕耘。有人的名字或不为人所知，或没有作品流入市场，却将被写入画史。正如潘天寿，由于他生前很少卖画，在艺术市场的“曝光率”自然远不及许多三、四流画家，但是这丝毫不能动摇他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的崇高地位。正如谩骂不能改变历史，喧嚣一时的商业广告宣传，也不能改变历史。以中国的、内部的标准，而不是以西方的、外来的标准看待中国历史，就是以中国为历史的起点，从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出发，衡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作用和价值。

尽管主张“全盘西化”论者非到西方文化统一全世界之日永远会抱怨中国西化得不够，但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却是在外来思潮入侵后，中国民族文化饱受摧残。正因为如此，潘天寿从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出发，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割断历史，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国画‘西化’的道路”，主张“中国画要发展自己的独特成就，要以特长取胜”^⑥，在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上，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第二个原则是，不能以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规定中国现代艺术史，也不能以西方现代艺术史所经历的过程套用中国现代艺术史。这本来是个起码的常识问题。西方的绘画传统，与中国的绘画传统是不同的。一般的西方现代艺术史，以印象主义为开端，以古典写实主义传统即所谓“幻象主义”（Illusionism）的终结或解体为标志。其后相继出现的各种运动、主义、流派，构成西方现代

艺术史所经历的过程。以这些过程套用中国现代艺术史，当然是不适用的。什么是西方现代艺术的观念？尚未见有人作出简明而普遍接受的定义，而“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不离口的某些理论家们的解释，更似乎是一团浆糊。如果说，不断向传统的艺术定义挑战，不断地实行和传统决裂，可视为西方现代艺术观念之一，那么，这种观念的基础是西方哲学，它所挑战的是西方艺术传统。以这种观念规定中国现代艺术史，又要中国重复，而不是挑战或与已经成为历史的西方现代艺术传统决裂，本身就是个笑话。中国现代绘画史，以何时为开端，以何种因素的出现作为现代的标志，是尚待研究、讨论的学术问题。遗憾的是，由于似是而非的观念先入为主，至今这一课题的研究仍被搁置着。把中国本土的、民族的绘画，贴上“传统”的标签，列为“革命”或“改造”的对象，则完全排除了其向现代转化的可能，也使上述课题的研究变为不可能的。如果认为现代绘画史标志之一，是绘画语言从描写物象中解脱出来，逐渐变成绘画的内容本身，那么中国从十一世纪开始的文人画理论中已经有了类似观念，而十七世纪开始某些文人画家已经把绘画语言作为绘画的实质内容。如果说，把绘画形式语言的探索视为现代绘画史的标志之一，那么黄宾虹对笔墨的诠释，潘天寿对“点、线、面”形式法则的探索以及对中国民族绘画“构图法则”的理论总结，则已经跨入了现代绘画史的范畴。由此可见，即使参考西方现代艺术史的经验，也并不能得出潘天寿“终未跨入现代”的结论。郎绍君兄是我所钦佩的当代艺术史、论家，他对现代中国美术思潮的把握，对现代中国画家的分析，思辩清晰，行笔稳健，且往往语能中的，切到关键，道出旁人所未言。如他对潘天寿的分析：“潘天寿绘画的不入巧媚、灵动、优美而呈雄怪、静穆、博大，即源自他的气质、个性和学养的审美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又与时代审美思潮不无关涉。”又指出，“他的山水花鸟奇险、沉雄而苍古的特色濒临了古典与现代审美疆界的边界，使现代艺术境内的欣赏者也感觉他近在眼前，甚至跨进了自己的‘领土’。”^⑦作者在这里肯定了潘天寿的作品的风格境界与时代的审美思潮有关，并实际上承认了其“现代感”，但是，始终由于“传统社会——现代化”这一观念模式的束缚，却得出了如下结论：“他追求的雄大、奇险、强悍的审美性格，依然未出‘壮美’这一传统审美范畴，没有借鉴西方文化精神而转为崇高性。他是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⑧潘天寿“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理由似乎是因为他没有借鉴西方文化精神，把“壮美”转为“崇高性”。“壮美”为什么是传统的审美范畴？“崇高性”为什么只存在于西方文化精神？“崇高性”是“现代”的标准吗？“壮美”为什么要“借鉴西方文化精神而转为崇高”？“传统”与“现代”审美范畴的分界是不是“壮美”与“崇高”？如此等等实在颇令人费解。

三、第三个原则是，从人类文明史的宏观角度，既不是以西方中心论，也不是以中国中心论作为出发点，进行东、西方绘画史的比较研究，检验各自的人文内涵，价值观念，以及发展趋向。以中国的、内部的标准作为评价中国现代绘画史的出发点，而不是以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发展过程规定、套用中国现代绘画史，并不意味着拒绝从世界艺术发展的宏观视野观察问题，审视去向。但是，从世界范围思考问题，既要避免西方中心论，也要避免中国中心论，而是从人类对当代文明史发展中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基本出发点。在本世纪，不仅中国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危机”，西方的民族文化，如美国的文化，也面临着“危机”。因此，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首先在西方国家兴起，甚至在某些领域（如文学）形成独立的学科，在许多大学设有专门的系、科，包括在中国。然而，相比较而言，艺术史、艺术理论范畴的东、西方比较研究，仍处于落后的状态。虽然，由于历史环境闭塞和知识资讯不足等方面的限制，潘天寿不可能在他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对东、西方文化以及绘画做出全面的比较研究，然而他却是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益尝试的少数几位画家之一，而他的对发展民族绘画的主张，是建立在其对东、西方绘画的比较研究之上的。潘天寿认为：“中

图 版 目 录

- 1 老僧 (水墨设色纸本横卷, 94.8×172cm) 1922
2 霜天暮钟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33×40cm) 1931
3 晴秋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33×38.5cm) 1932
4 兰竹梅图 (水墨纸本立轴, 89×38.5cm) 1933
5 山水 (水墨纸本立轴, 112×50cm) 1941
6 浅绛山水 (水墨设色纸本, 107.9×109cm) 1945
7 水墨山水 (水墨纸本立轴, 60.5×68cm) 1945
8 磐石墨鸡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横幅, 68×136.5cm) 1948
9 灵芝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32.5×45.2cm) 1948
10 濠梁观鱼图 (指墨, 水墨纸本立轴, 154×32cm) 1948
11 濠梁观鱼图 (局部)
12 盆兰墨鸡图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75×40.3cm) 1948
13 灵鹫图 (指墨, 水墨纸本立轴, 89×33.4cm) 1948
14 灵鹫图 (局部)
15 石榴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58×64.4cm) 约 40 年代
16 旧友晤谈图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90.7×40.5cm) 1948
17 梅花高士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36.7×42cm) 1950
18 松鹰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49×47cm) 1948
19 松鹰 (局部)
20 达摩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横幅) 1948
21 蛙石图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45.8×34cm) 50 年代
22 江洲夜泊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64.5×108.7cm) 1954
23 松梅群鸽图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横卷, 177.2×286.4cm) 1953
24 小憩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224×105cm) 1954
25 小憩 (局部)
26 灵岩洞一角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17×120cm) 1955
27 恭贺年禧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90×44cm) 1956
28 淡彩花卉 (水墨设色纸本, 60×42cm) 1956
29 鹳石图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28.5×64.5cm) 1958
30 鹳石图 (局部)
31 葡萄枇杷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16.9×22.7cm) 1958
32 兰花 (水墨纸本册页) 50 年代
33 墨兰 (墨笔纸本册页) 50 年代
34 凌霄花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50 年代
35 红蜻蜓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50 年代
36 秋晨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16.8×22.8cm) 1958
37 露气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29×154cm) 1958
38 农家清品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50 年代
39 黄菊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50 年代
40 铁石帆运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249×242cm) 1958
41 铁石帆运图 (局部)
42 春酣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958
43 泰华赤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81.2×89.5cm) 1959
44 江山多娇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72×30cm) 1959
45 云台东望图 (水墨设色纸本圆幅, 45×45cm) 约 50 年代
46 松石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79.5×140.5cm) 1960
47 松石图 (局部)
48 兰石图 (水墨纸本立轴, 69.4×45.7cm) 1960
49 黄山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53×177cm) 1960
50 欲雪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69×77.5cm) 约 60 年代初
51 八哥 (水墨纸本册页, 16.7×23cm) 约 60 年代
52 雉鸡 (水墨纸本册页, 16.7×23.5cm) 约 60 年代
53 水仙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16.7×23cm) 约 60 年代
54 百合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16.4×22.8cm) 约 60 年代
55 大岩桐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16.7×22.8cm) 约 60 年代
56 蜻蜓荷石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15.6×23cm) 约 60 年代
57 会心四远图轴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252.8×73.2cm) 1961
58 鱼鹰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45×166cm) 1961
59 鱼鹰 (局部)
60 梅鹤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42×44.7cm) 1961
61 篱菊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79.5×46.5cm) 1961
62 朱荷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横卷, 37.5×150cm) 1961
63 兰竹栖禽卷 (水墨设色纸本横卷) 约 60 年代
64 兰竹栖禽卷 (局部)
65 葫芦菊花 (水墨设色纸本, 69×47cm) 60 年代
66 携琴访友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07×73.5cm) 1961
67 雁荡写生卷 (水墨纸本横卷, 49×179cm) 1961
68 微风燕子斜 (指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80×47.5cm) 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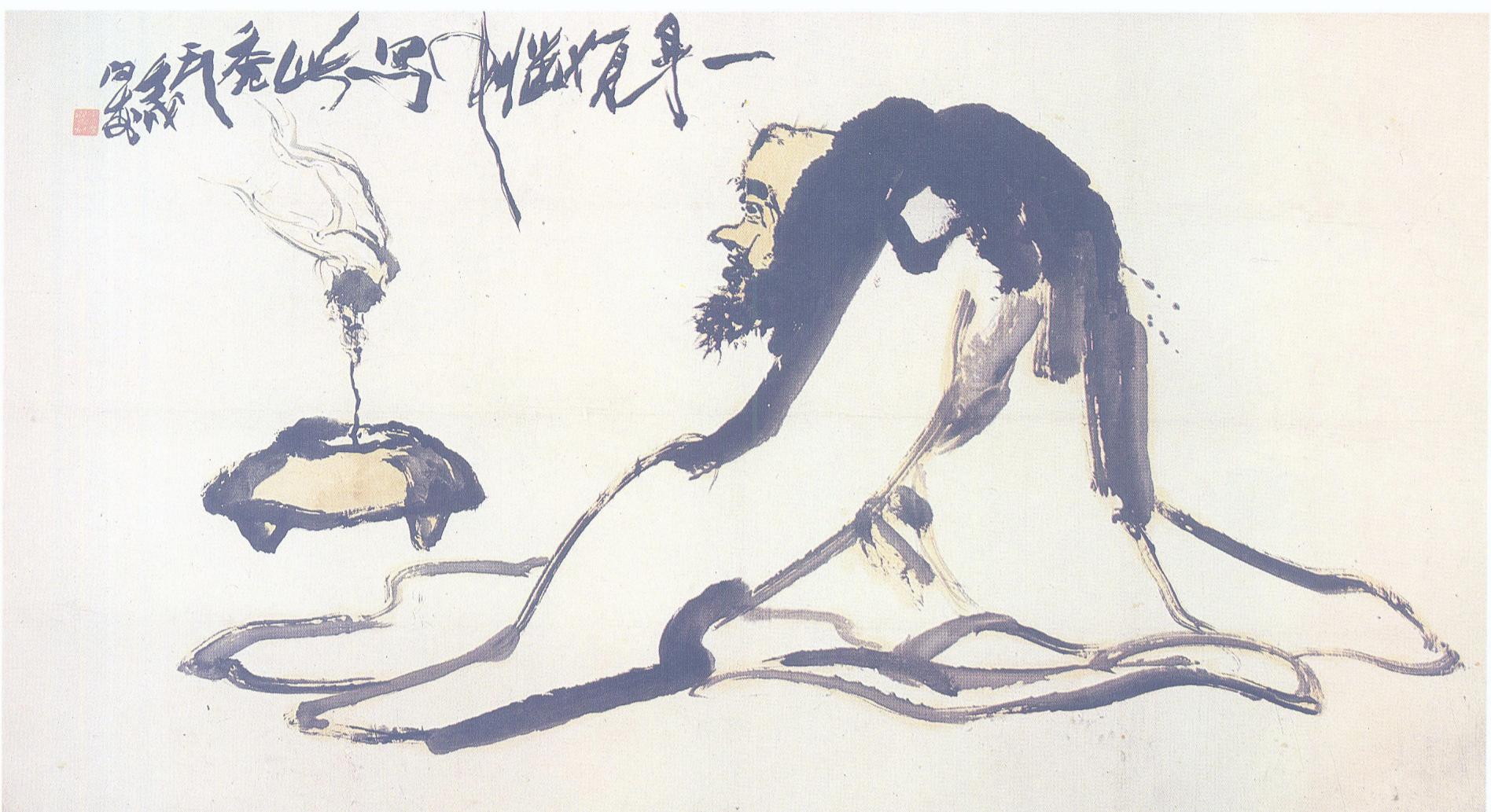
-
- 69 微风燕子斜(局部)
- 70 抱 雉 图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51.5×48.5cm) 1961
- 71 抱 雉 图 (局部)
- 72 晴峦积翠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56.5×61.5cm) 1961
- 73 晴峦积翠 (局部)
- 74 梅兰夜色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224×61.3cm) 1961
- 75 梅兰夜色 (局部)
- 76 野塘清趣卷(水墨纸本横卷) 1961
- 77 野塘清趣卷(局部)
- 78 春草池塘诗意图 (水墨设色纸本横卷,60×245cm) 1961
- 79 雨后千山铁铸成(纸本横卷,36.8×176cm) 1963
- 80 鹰 鹰 磐石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61.7×123.9cm) 60年代
- 81 夏塘水牛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横卷,142.7×367cm) 60年代
- 82 夏塘水牛 (局部)
- 83 秋酣南国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07.8×108.3cm) 1962
- 84 秀竹幽兰 (水墨纸本立轴,97×48.5cm) 1962
- 85 秀竹幽兰 (局部)
- 86 雁荡花石图(水墨设色纸本横卷,150.2×364.9cm) 1962
- 87 雁荡花石图(局部)
- 88 雨 霽 (水墨设色纸本横卷,141×363.3cm) 1962
- 89 梅 竹 图 (水墨纸本立轴,69.2×48.5cm) 1962
- 90 墨 梅 (指墨,水墨纸本立轴,76×42cm) 60年代
- 91 碧桃杨柳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77.5×48cm) 1962
- 92 碧桃杨柳 (局部)
- 93 花 狸 奴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68×48.2cm) 1962
- 94 花 狸 奴 (局部)
- 95 秋 夜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221×51.5cm) 1962
- 96 秋 夜 (局部)
- 97 睡 鸟 (水墨纸本立轴,61.5×56cm) 1962
- 98 鸟 石 图 (水墨纸本立轴,81×54cm) 1962
- 99 鸟 石 图 (局部)
- 100 梅花芭蕉 (指墨,水墨指本立轴,183×50.7cm) 1962
- 101 梅花芭蕉 (局部)
- 102 青绿山水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69×54cm) 1962
- 103 青绿山水 (局部)
- 104 鱼 乐 (指墨,水墨纸本立轴,108×57.5cm) 1962
- 105 设色兰竹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95×71cm) 1962
- 106 设色兰竹 (局部)
- 107 青墨八哥 (水墨纸本立轴,50×48cm) 60年代
- 108 梅 月 图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82×152cm) 60年代
- 109 盆 菊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60年代
- 110 八哥崖石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261×143cm) 1962
- 111 八哥崖石 (局部)
- 112 朱 荷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25×65.5cm) 1963
- 113 雁荡山花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22×121cm) 1963
- 114 雁荡山花 (局部)
- 115 春酣国色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32×52cm) 1963
- 116 小龙湫下一角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07.8×107.5cm) 1963
- 117 小龙湫下一角 (局部)
- 118 日色花光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963
- 119 无限风光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361×152cm) 1963
- 120 无限风光 (局部)
- 121 秋 晨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963
- 122 先春花已到梅枝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963
- 123 秋 酣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1963
- 124 雄 视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347.3×143cm) 60年代
- 125 雄 视 (局部)
- 126 小 篷 船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16.9×23.3cm) 60年代
- 127 荷花蜻蜓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17×22.7cm) 60年代
- 128 墨 竹 (水墨纸本册页,23×30.3cm) 60年代
- 129 水 仙 (水墨纸本册页,16.7×22.8cm) 60年代
- 130 鲖 鱼 (水墨纸本册页,16.7×23.5cm) 60年代
- 131 鱼 (水墨纸本册页,16.9×23.3cm) 60年代
- 132 石 榴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60年代
- 133 秋 葵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21.6×30.3cm) 60年代
- 134 丝 瓜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60年代
- 135 枇 柏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 60年代
- 136 笋 竹 (水墨纸本扇面,18.7×52.4cm) 60年代

-
- 137 暮色劲松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345×143cm) 1964
138 暮色劲松 (局部)
139 国寿无疆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57.4×82.5cm) 1964
140 朝 霞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82×79.5cm) 1964
141 泰山图 (指墨,水墨设色纸本立轴,247×79cm) 1964
142 映 日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161.5×99cm) 1964
143 熏风荷香 (水墨设色纸本册页,16.8×22cm) 1964
144 竹菊图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 60年代
145 清 晨 (水墨设色纸本圆幅,45×45cm) 60年代
146 春风玉兰 (水墨设色纸本立轴,69×34.7cm) 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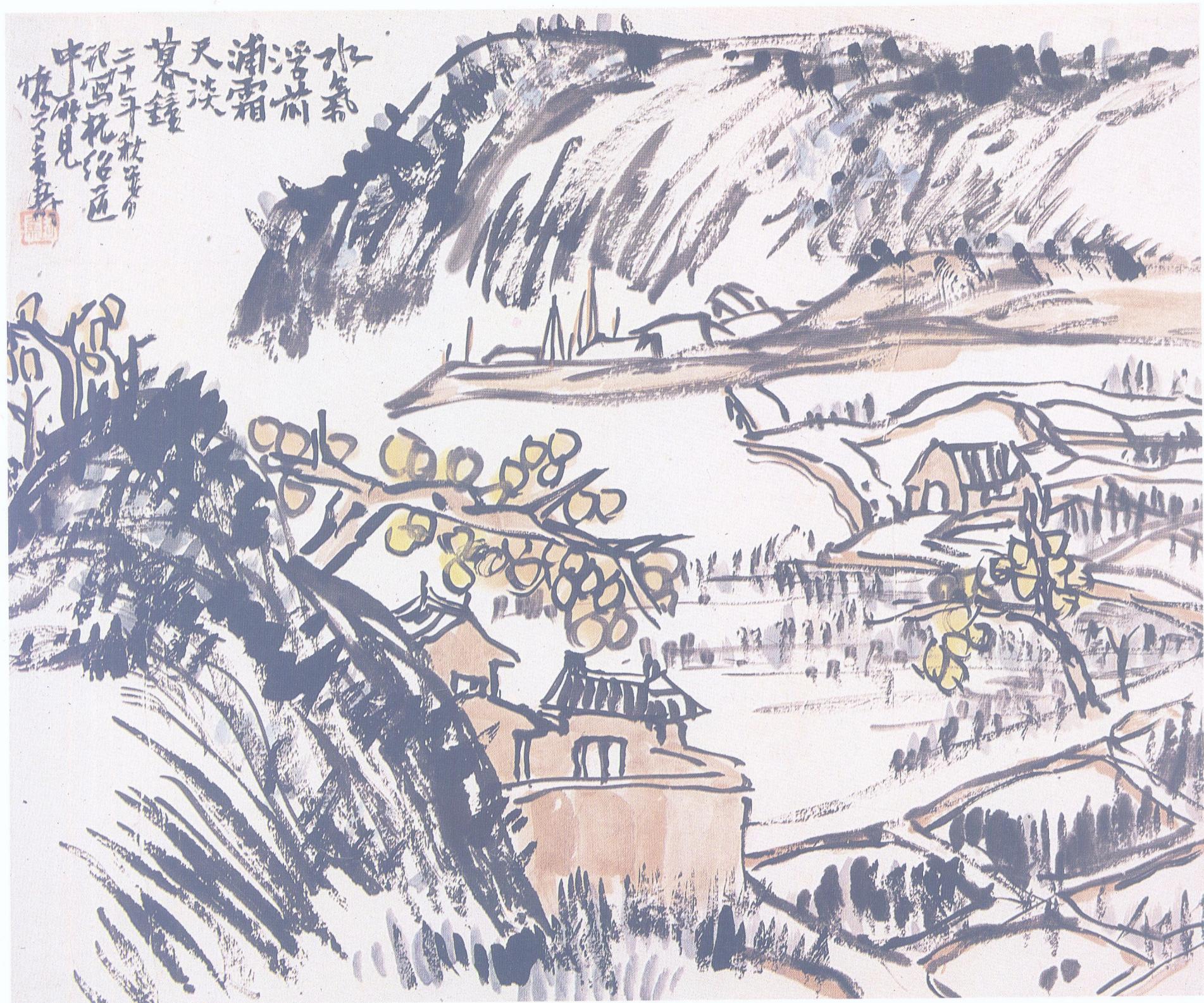
书 法

- 147 行书条幅 (纸本立轴,127.9×30.3cm) 1962
148 行书条幅 (纸本立轴,137.2×33.2cm) 1963
149 草书题指画山水 (纸本横卷,33×137cm) 60年代
150 草书莫干山游记 (纸本横卷) 1965年
151 草书题指画山水(局部)
152 隶书条幅 (纸本立轴,93×33.4cm) 1964
153 行书诗轴 (纸本立轴,126.3×30.4cm) 1948
154 草书条幅 (纸本立轴,145.3×28.7cm) 约60年代
155 篆书条幅 (纸本立轴,135.7×34cm) 1962
156 篆书条幅 (纸本立轴,136×33.5cm) 1962
157 草书登蓬莱诗卷 (纸本横卷,36.8×176cm) 1963
158 行书赴广州诗卷 (纸本横卷) 约60年代
159 草书登蓬莱诗卷(局部)
160 题兰石图 (纸本立轴) 1963
161 古篆条幅 (纸本立轴,132×32.7cm) 1948
162 古篆条幅 (纸本立轴,131.2×32.7cm) 1948
163 古篆条幅 (纸本立轴,132.5×34.5cm) 1949
164 古篆条幅 (纸本立轴,141×31.3cm) 1961

印 章



1 老 僧 一九二二年



2 霜天暮钟 一九三一年



3 晴 秋 一九三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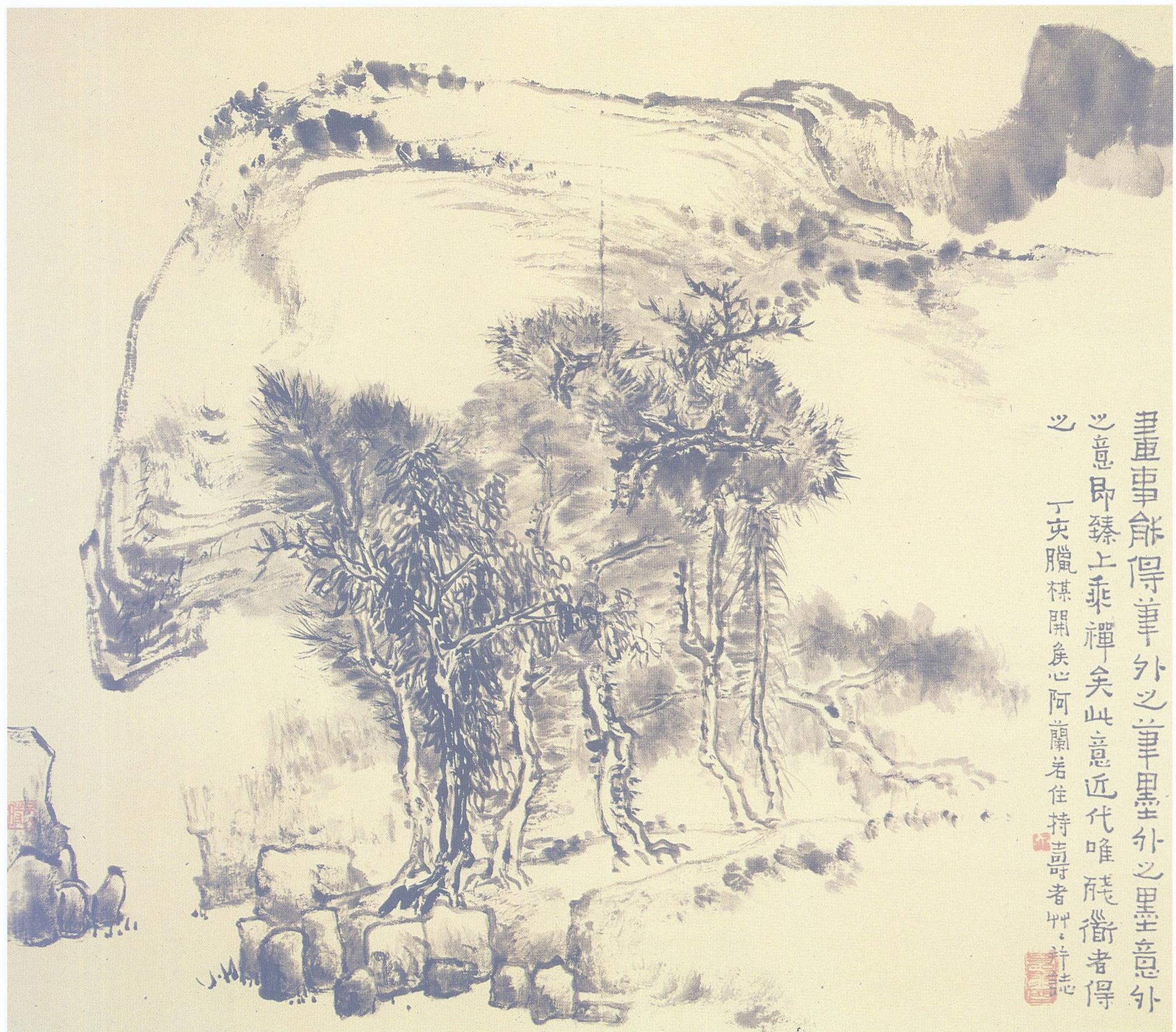


5
山
水
一九四一年



6 浅绛山水 一九四五年

畫事能得畫外之筆墨外之墨意外
之意即臻上乘禪矣此意近代唯龍衛者得
之 丁亥臘月開侯心阿蘭若住持壽者印 許志



7 水墨山水 一九四五年